

# 盛世狂歌


合欢教主·著

卷八

终有鉴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*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*

# 盛世狂歌

卷八 终有鉴

合欢教主·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
·北京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8卷, 终有鉴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 北京:  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2.12  
ISBN 978-7-304-05786-2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9930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八: 终有鉴  
合欢教主 著

---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 总编室 010-68182524  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  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: 100039  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---

策划编辑: 侯 洁 版式设计: 周 洋  
责任编辑: 王丹华 责任印制: 李 玲

---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: 1-5000册  
版本: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  
字数: 122千字

---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786-2  
定价: 28.00元

---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# 目录

- 六十七 谁家男儿如锦绣 / 1
- 六十八 玄凝剑指意拳拳 / 33
- 六十九 尔虞我诈黑白颠 / 63
- 七十 是非善恶终有鉴 / 93
- 七十一 青城雪色追往事 / 125
- 七十二 承影多情化云渊 / 157
- 七十三 瀚海轻舟隐妙真 / 189
- 七十四 春风一笑早梅绽 / 223



谁家男儿如锦绣





## 六十七

### 谁家男儿如锦绣

待他咳声平复，英少容才小心地道：“教主的病，似是越来越厉害了。”任逍遥看了他一眼——这一眼犹如一刀。英少容欲言又止，沉了沉，才道：“教主这伤该及早休养，费心费力的事也该暂时放下。”

任逍遥靠在椅子上，闭目吐了口气：“这句话听起来不像你说的。”

英少容出了一头冷汗，唯唯道：“今日收到老教主的信……”

任逍遥猛地睁开双眼，怒道：“谁告诉他我受伤了？”

英少容忙道：“没有，教主吩咐保密，我、岳之风、宁不弃都绝不会说出半个字。”一顿，又道，“老教主只说，希望您早些回去。”

任逍遥愣了片刻，又长长吐了口气，道：“川中武林如今的局面，不是一年两年做成，这种机会，我不可能放过。”他轻咳数声，又道，“老家伙还说了什么？”

“老教主说，若您执意不回，就派金蜈上人和蛮七婆婆给您贺寿。”

任逍遥猛地站了起来，嘴角挑起一丝笑意：“好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，老家伙还有什么法宝给我。”忽然眼睫一翻，沉声道，“谁？”

盛千帆心头骇然，握着沉璧剑的手不觉一颤，剑身发出嚤微的声音。万幸的是，门外适时响起了敲门声，将剑吟淹没得一丝踪迹也无。

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“教主，是我。青城派的乔残想要见你。”

盛千帆吃了一惊，不是因为乔残到了，而是因为说话之人，竟是唐娆。

那又甜又酥，仿佛抹了糖霜的油炸核桃一样的声音，



任谁也忘不了。

她走进门来，瞟了英少容一眼，便脱去斗篷。

英少容的眼睛立刻亮了，却转身退了出去，又将房门关紧。

唐娆似是刚刚出浴，身上只披了一件透明的玫瑰色薄衫，深紫色贴身小衣清晰可见。如云黑发披散在身后，几缕湿发贴着红润双颊。水迹顺着脖颈蜿蜒而下，打湿胸口一片，更显双峰丰满挺圆。

这样子根本就是逐客令，英少容若不懂，他就做不成血影卫第二统领。

盛千帆只看到唐娆紫纱裙中若隐若现的小腿，也禁不住心旌摇曳，浮想联翩，狠狠在心里骂了自己几句，又将脸贴着冰冷地面，才稍稍平复心境。

唐娆走到任逍遥身边，带起一阵环佩叮咚，从身后拿出一只食盒，指尖挑起一绺湿发，还未说话，便被任逍遥抱于膝上。

任逍遥扳过她的脸，道：“妖精！白天你想杀我，晚上却这样子来见我，告诉我，为什么。”

唐娆凝视着他，胸膛起伏，声音发颤：“我活了二十

年才明白，白道黑道，是一家人。我爹、四伯父和哥哥不准我姓唐，不准我出嫁，要我来伺候你，做你的女人，要合欢教与唐家堡合作，就像八姑母当年一样。”她幽怨地看着任逍遥，从食盒里取出一个小小酒坛，拔开塞子，满满斟了一杯，递到他唇边，“我逃也逃不掉，谁要我是姓唐的。”

任逍遥将酒一饮而尽，又用鼻尖蹭着她滑腻的脖颈，吸着她发上幽香：“剑南烧春，好酒；蜀中第一美人，好女人。”他忽然笑了，“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世上根本没有道理，道理就是强者的话。只有大家彼此差不多的时候，才只好讲起道理来。”他搂着唐烧纤腰，双手毫不客气地游走，“你心里再恨我，也要乖乖伺候我，这就是权力的好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唐烧不答，只展眉一笑，愈发温柔可人。她取了双竹筷，从食盒内夹起一片油润红亮的牛肉，道：“当年，大诗人元稹在四川为官，见这牛肉极薄，用灯光一照，肉片纹理会在墙上映出影子来，就给它取名叫灯影牛肉。”任逍遥借着灯光一看，果如唐烧所述，细嚼之下，满口麻辣鲜脆，回味无穷。唐烧又夹起一块金黄色的白肉卷，道：

“这是鳝鱼鸡蛋卷。先把鳝鱼切段加料烤熟，再用鸡蛋裹成卷，用油焗过，再裹一层，如此三层，吃起来层层分明，滋味各有不同。”又拿出一个白瓷小碟，里面码放着蜜饯樱桃，仿佛冰中冻着的红玛瑙。

任逍遥示意她放下：“这樱桃不及你的好吃。”

唐烧一怔，猛觉胸前微痛，他居然伸手进来？脸一红，用力扭着身子，口中道：“别……”

任逍遥两下除去她的上衣，又将她扳回怀中：“你先来勾引我，现在却说不要，这可不乖了。”

唐烧缩成一团，双臂护在胸前，努力做出一副娇嗔的样子，却掩不住脸上的惊慌失措。“我以为你是个好男人，谁知你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双臂已被拗到身后，胸前一对美丽樱桃坚挺。任逍遥低头含住，唐烧只觉一股钻心剧痛涌来，尖叫连连，却挣脱不得。

盛千帆不知出了何事，只看到唐烧双腿乱踢乱蹬，痛声喊叫，一股怒意涌上心头，按住沉璧剑正要冲出，就听哗啦一声，书案倒地，酒菜洒得满地都是。唐烧跌坐在地上，衣衫滑落，露出大半个上身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多情刃抵在她喉间。

盛千帆硬生生顿住冲势。

这样的距离，他没有把握救唐娆的命。他突然觉得自己真是无能！

任逍遥摸着自己脖颈，感到血流并不严重，才道：“你在酒里下毒，当我不知道么？”他轻轻一笑，“你是不是很奇怪，我怎么还没毒发身亡？”刀锋一转，拨了拨她颈间黑丝，“因为那口酒全吐在你头发上了。”

头发是湿的，吐上一小口酒，确实难以察觉，何况面对任逍遥，又在那种情境下，唐娆哪顾得上许多。她将嘴唇咬得出血，眼中仿佛燃起烈火，恨不得将这男人活活烧死：“你这畜生！”

任逍遥毫不在意：“对，我是畜生，你勾引畜生，又是什么？”他蹲下来，轻佻地摸了摸唐娆脚踝，淡淡道，“说吧，谁要你来杀我，唐家有什么计划，杀了我，你如何离开，谁接应你。”

唐娆神色悲戚，掩面道：“我不知道！唐家堡关我什么事！唐娆已经不是我了，唐娆就要出嫁了。至于我，我……”她哭得声嘶力竭，几乎喘不过气，“我，我就是死了，唐家也没人在意，世上也没一个人在意。”

一夕之间，二十年的心血和骄傲被人拿走，所有人都说你不是你，另一个人才是，换做是你，你能怎样？唐烧久闻冷无言侠名，却不愿说出家族秘密，只望将身子给他，他就能救自己，谁知冷无言不但对她的美貌视而不见，甚至将她当做淫荡的女人。见到任逍遥后，她死也不从，任逍遥倒是没用强，只将她绑起来送到桃花夫人那里。

这意思很明显，要么劝你的好侄女乖乖听话，要么将胭脂堂和唐家堡的关系公之于众。

桃花夫人当然选择前者。因为这是为了唐家，为了列祖列宗，因为你是姓唐的女子，你一出生，就注定要走上这条路。

唐烧的心冷了，绝望了。她决心毒死任逍遥——什么唐家大业，唐家已不是我的家了。可惜的是，她斗不过任逍遥，她没有半点江湖历练。

“什么家族，什么名誉，呸！都是骗人的，都是吃人的！这荣华富贵是带血的！带泪的！八姑母明明是冰清玉洁的女孩，却要做什么桃花夫人，一辈子任人取笑，连亲生女儿都看不起她。早知如此，我宁愿托生成乞丐，托生

成丑八怪，也不要被人拿来做交易！”

唐烧边笑边哭，声色凄厉，听得盛千帆鼻子发酸。他和冷无言一直为各派利益奔走，谁也没有在意一个无辜女子，谁也没有想过，事情过去后，她这一生该如何继续。

如果侠客保护得了权力富贵，却保护不了一个女子，那算什么？

盛千帆正想着，突然唐烧的笑声戛然而止。他吓了一跳，向外望去，就见任逍遥紧紧抱着唐烧，唐烧则挣扎哭喊：“放开我！你这畜生！”

任逍遥越抱越紧，仿佛要把她拢碎，语声却沉缓温柔：“唐烧，你是唐烧，永远都是。”一连说了七八遍，唐烧才平静下来，伏在他胸口呜咽不已。任逍遥摸出一条纱巾，擦着她的眼泪，道：“我不会强迫女人。这里的事情了结后，你愿意去哪里，就去哪里。”

唐烧满眼是泪，抬头望着他道：“你，你不杀我？你肯放我走？”

任逍遥笑了笑，忽然不正经地瞥了她胸前几眼，吓得她裹紧衣服，才道：“我吃了你的樱桃，当然不会杀你。”他将纱巾放到唐烧手中，柔声道，“我若喜欢你，

也不会放你走。”

唐烧一颗心怦怦直跳，垂下头，目光落在纱巾上。

半透明的纱巾上，绣着一朵活灵活现的八叶金菊，肌理分明，栩栩如生。

九菊一刀流的信物，金菊纱。

唐烧愣了一刹，忽然死死抓住纱巾，抬头道：“这纱巾，你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任逍遥一怔，口气微寒：“你见过这种纱巾？”

唐烧没注意到他的神情，摇头道：“没有。可我记得这针法。”她将纱巾铺开，指着菊花花瓣道，“这是晕针，最宜绣花、鸟、虫、鱼，又易浸色，又显自然。”手指移到菊花叶脉，接着道，“这是滚针，宜绣树藤花叶，烟水衣褶。”又指着花瓣枝叶肥厚的地方，道，“这是扣针，专绣凹凸不平、薄厚不一的地方。”她抬起头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道，“蜀绣针法，皆出唐家。唐家的十九种针法，一个绣工最多会两三样。年年绣的都是自己最精熟的那一块，所以我家的绣品永远是最好的。”

说话时，唐烧脸上微微发红，眼中也有一股骄傲的神采。任逍遥忽然明白，为何剥夺“唐烧”的身份，会令这

女子如此痛苦。他沉下思绪，道：“这菊花是唐家人绣的？”

唐烧摇摇头，指着滚针的地方道：“这种针法绣菊花叶脉的话，须得叶藏滚和亮滚三五交替，错不得半点。这里却错得一塌糊涂。可见这绣工学过唐家针法，却学得不精。”

任逍遥追问：“唐家近年来，可有绣工远走海外？”

唐烧失笑道：“莫说没有，就是有，也不敢用我家的针法，绣别人的东西。”她上身微直，衣衫立刻滑落，不觉满脸通红，手忙脚乱地将衣服穿好。

任逍遥却对这春光视而不见，反倒回身捡起地上纸笺，找出唐家一册，一页页翻看，心中疑虑万千。

莫非九菊一刀流中有唐家人？

他忽然道：“你那位三伯父，究竟为何离开唐家？”

唐烧不知他为何问起这个，摇头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只听说他得罪了皇帝，连蜀王千岁也保不得他，为了唐家平安，他便走了。唉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姐妹兄弟都不能提起他，否则就要挨骂。可是，三伯父的宝刀、文章、毒道、绣艺，真是……”



任逍遥眼中寒光乍现：“男人也学绣艺？”

唐烧点头，眼中满是景仰之色：“别的男人学不来，三伯父却学得来。听人说，三伯父天赋异禀，聪慧异常，无论学什么都比旁人学得快、学得好。”

任逍遥哦了一声，不由自主地想起姜小白来。这厮也是学什么都快，不知他在荆州如何了，有没有做上丐帮帮主。

唐烧仍沉浸在对那位唐三少爷的向往中：“十六岁时，三伯父就取了乡试第一，唐家的冶铁锻兵、毒道医理、暗器功夫，也没有师父能教得了他。他锻造的第一把刀，一出世就斩断了祖父带了十年的佩剑。第二年春闹时，他佩刀乘舟，鲜衣入京，也不知有多少女子在锦江两岸偷看他。可是，唉，”唐烧语声忽然低沉下来，“不知为什么，他不但没有高中会元，反被礼部革了解元功名。三伯父回到家中后，一开始没半点话语，后来便是纵酒狂歌，与青楼女子纠缠，与他从前看不起的纨绔子弟把酒言欢，把祖父气得差点病倒。”

任逍遥冷哼道：“我倒能猜到一些原因。”

唐烧低头不语，叹了口气，语声又变得明朗起来：